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著

久尔济一家

余 生 译

久尔济一家

〔波兰〕艾丽查·奥若什科娃著

余 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Элиза Ожешко

Дзюрдзи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俄译本转译

久尔济一家

原著者 (波兰)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

翻译者 余 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7/8 插页：1 字数：138,000

1960 年 3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413

定价：(九) 0.76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描述十九世紀后期白俄罗斯农民的生活情况,通过孤女彼得魯霞和她丈夫铁匠米哈耳的形象,具体表现了优秀的、誠实的、热爱劳动的典型的农民面貌。又通过四个姓久尔济的农民把彼得魯霞当作女妖精杀死这个故事,写出了当时农民的貧穷就是迷信的根源;同时指出:农民由于迷信所犯的罪,應該由資產階級-地主社会負責,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束縛下,农民是无法改善生活和获得知識的。

AG76/13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

统一书号：10078·1413
定价：0.76元

楔 子

在宏偉軒敞的大厅里，法庭显得十分森严，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法庭里天花板下挂着的几盞枝形吊灯，还有光滑的白墙上点着的几排壁灯，光輝四溢，照耀着紅絨的窗帘和桌毯，照耀着今天来得特別多的听众，他們那形形色色的面孔和衣裳炫得人眼花缭乱。在法庭深处的高台上，端坐着各位法官；在側面靠牆的两排雕花高靠背椅上，陪审官們也已各自就位。靠近一个窗口，坐着檢察长，他俯在灯光照得很亮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讀着翻开的一頁法典；靠近另一个窗口，書記官正在翻閱一堆文件。維持秩序的承发吏，穿着鑲有金边的制服，迅速地悄悄走着，穿过法庭，手里拿着笔坐落在一旁。在一片肅靜中，庭长清清楚楚地大声宣讀着起诉书，几百个听众剎那間連气都不敢喘一口。这不止是一件普通的罪行，这簡直是暴行，是一件駭人听闻的暴行——这种暴行就象可怕的恶梦一样，有时忽而在人們眼前出現，一下子吓得人惊心动魄。干出这种暴行的是誰？这些不幸而可怕的人属于居民中哪一阶层？他們的外貌是什么样子的？几百只眼睛同时朝被告那一边望着。

就在坐着陪审官們的那些雕花高靠背椅对面，坐着官方指定的辯护人。他有点心神不定，想着想着，神經质地用鉛笔

在小紙片上涂写一些毫不連貫的句子。他背后是高高的柵欄，柵欄后面，在灯光照耀下，站着四个身穿灰色長囚衣的男子。他們是剛剛从通法庭的一道矮門被帶进来的；在門开的一瞬間，門后面露出里边一条阴暗的走廊。看来他們象是从无底的深渊里出来的。跟着走出四个全副武装的兵士，矮門立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兵士們站到被告席兩側，高出頭頂的刺刀划破了明亮耀眼的灯光。在这些閃閃发光的刀尖之間，在密集的灯光下，每一个被告的面貌、甚至他們臉上的每一条皺紋，都可以看得很明白。他們面对着法官，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待着回答庭長向他們提出的問題。

“叫什么名字？”

四个男子声音非常清楚而响亮地挨次回答道：

“彼得·久尔济。”

“斯帖范·久尔济。”

“施芒·久尔济。”

“克列緬斯·久尔济。”

“什么身分？”

农民——土地耕种者和土地所有者。只有最后一个，彼得·久尔济的儿子和继承人，还没有自己的土地；但他的父亲却不仅是土地所有者，而且不久以前还当过村长，这个职务在农民的社会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現在，最引人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

“被告自己承认不承认有罪？”

四个声音又挨次响起来了，有的低些，有的高些，但全都清楚地回答同样两个字：

“承认。”

承认。这就是說，他們干了这件暴行，已經是无可怀疑的了。他們不是叫化子，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些人是在强烈的嫉妒和发可耻的横財的毒化气氛中过活的；他們是庄稼人，自由自在的风給他們带来爽朗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是农民，在自个儿的土地上长出茂盛的麦穗……是满头大汗的劳动者，那么純洁，那么庄严宁靜，正如額上戴着光荣的桂冠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們生来就是那种惡魔？还是他們早在搖籃里的时候就被惡魔呵足了气？还是他們一点沒有良知，沒有心肝，在他們胸中从来沒有善良、慈悲和正义的心弦作响？——这些美德正是人类多少世紀以来艰难地培养出来的。或許他們是瘋子，是白痴，是胡涂虫，分不清善与惡？

簡直不懂！几百只眼睛仔細地观察他們的面孔，一点也找不出他們和他們所犯的罪行之間有任何联系。他們一点也不象生来就帶有惡劣品质的人，不象瘋子，也不象白痴。

他們中間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叫做彼得·久尔济的人，是个高个子，虽然稍微瘦一点，而且年紀也不小了，可是还强壮有力。他那栗色带点斑白的头发，又密又长，直拖到囚衣的領口上。他那蒼白的臉，配着正在花白的长发和剪得短短的胡須，現出一种溫和而又严肃的神情，吸引住人們的注意。他那多半在監牢里深陷下去的雙頰，並沒有使那張端正而輪廓柔和的長圓形臉變相；淡黃色胡須下面的嘴唇微微有些顫動；狹窄的前額上，刻划着深深的發黑的皺紋，而那雙沉思的灰色眼睛，隱藏在低垂的濃眉下边，严肃而又非常忧郁地慢慢向法庭

扫了一周。可以看出，当他走近被告席的时候，他把一只手举到胸前，几乎觉察不出地画了个十字，然后，回答了所有的問題，把交叉着的胳膊靠在栏栅上，抬起眼睛向上望着。他臉上現出冥想的神情，显得他內心深处正在做着宁靜的祈禱。可是，他很快就閉上了那双充滿了祈禱神情的眼睛，弯下身子，头低到胸口，就这样，交叉着胳膊，神情严肃、溫順而又非常忧郁，一直站到审判完結。

彼得的堂兄弟斯帖范，就跟他完全不同。斯帖范身材也那么高，但是肩膀很宽，身子挺得笔直，生着一头象夜色一样黑的头发和蓬松的黑胡髭。要不是他那張臉衰老得出人意外地早，他該可以算是一个强壮有力、仪表端正的漂亮庄稼人极好的典型。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是他那輪廓端正而干枯的臉上已布满了皺紋，連一块平整的地方都不剩了。而且，看起来好象他的臉曾被烈火燒灼了很久，以至面皮发暗，差不多成了褐色。然而，可以看出，并不是生理上的缺陷使它变成这样，而是狂熾的情欲和强烈的悲痛使它布满了皺紋，弄得象燒焦了似的。这是一張阴郁、哀伤、同时大胆而聰明的面孔。烏黑的眼珠忧悶地、但却机灵地、甚至銳利地直視着他面前的一切。他的姿勢和动作令人感觉到他精力充沛；可能就是这过盛的精力在找寻出路，以至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个，施芒·久尔济，跟前两个又完全不同，是另一种农民。他又矮又瘦，鬚发乱蓬蓬地完全遮住前額，小鼻子翘起，嘴半張着，年紀已經不小了，样子也不好看；看来狂喝濫飲，因而神志糊涂，渾渾噩噩几乎变成了畜生。他那对淡青色的眼睛由于喝多了酒而紅肿，好象在一种有害的液体中浮动；

他不时用烏黑的粗手指擦去眼淚，又莫名其妙地把它抹在又瘦又黃的面頰上。他的眼神、手勢、姿態都表現出恐懼，還帶着點兒殘酷無情。他又惊慌、又惱怒，呆呆地站着，張着嘴，雙手時而交叉，時而下垂，不知道到底放在什麼地方才好。

四個人中最年輕的一個，前任村長彼得·久爾濟的兒子克列緬斯，還完全是個青年，剛滿二十二歲。這個漂亮小伙子，生着淡黃色的頭髮，緋紅的圓面孔，天藍色的眼睛，好像一株在遼闊的原野上自由生長的野罌粟花，被強迫移植到這拥挤的人叢中，在這裡，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下的森嚴氣氛中，決定着他的命運。他那象朝霞一樣清新蓬勃的面孔上主要流露出羞愧的神情。當听众第一次朝他看的時候，他的前額和兩頰脹得通紅。他說出“承認”這個字時，臉又紅了。以後，審訊時每叫到他的名字一次，他就臉紅一次。有時，他陷入沉思中，望着遠處什麼地方，這當兒他的眼眶里就噙着淚水。有時，年青人的好奇心超過了其他一切感覺，他就斜着眼，畏畏怯怯、然而又如飢似渴地仔細觀察周圍的一切，這些是他在自己的草屋中做梦也沒有見過的。我的上帝！這裡多亮，好像天堂的門都打開了，把它所有的光輝都傾瀉到地面上來一樣；還有，這裡多熱鬧，好像半個世界的人都聚攏來了；這些人衣着多么考究，好像是來參加一個快樂的宴會。但是他在這裡幹什麼呢？——他是受審的罪犯。他將被判处什麼罪呢？只有上帝知道。在這所房子的牆外吹着自由自來風：吹向他的故鄉，吹向那小屋，那兒坐着他的老母，絞着雙手；吹向他耕種了已經好幾年的田地。他在那兒耕種時，明朗的太陽照耀着，野草發出香氣，他的心平勻、安靜而愉快地跳躍着，不曾因

为羞愧和恐惧而在胸膛里怦怦乱撞，恰象丧钟一样……

那么，就是这四个人干了这桩骇人听闻的、象暴风雪冬夜的梦境一样阴沉的暴行么？那时候也正好是暴风雪的冬夜……但为了什么呢？这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动机怎样，受了誰的指使？

从见证人的供词，从审讯的全部经过情况，从后来周密搜集和仔细听取到的人們的叙述，从被告对辩护人的自白中——从头到尾，这故事在愿意知道它的人們面前展开了。

—

乾谷村里到处人心惶惶，一天比一天厉害，显得异常不安。什么事情使这小村差不多四十家居民都这么骚动呢？这小村掩映在果园中，美丽如画地展开在庄稼迎风摇曳的田野上，四周围着白杨树和白桦树的幼林。村庄看起来很富裕；固然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简陋、低矮、破旧的小屋，但也有不少房子炫耀着粉白的烟囱、宽大的窗户、有柱子撑着的高台阶，台阶上还有供人坐息的狭长凳子。小林环绕的田地，看来很肥沃，并且仔细耕种过；田边许多草场和丰饶的牧场一片青绿；菜园里，茂密的大麻正待收割，一棵棵茂盛的卷心菜已经成熟，开过了花的马铃薯在预报丰收；栽得密密的樱桃树结的果实大概也很丰富。看起来，穷神很少光临这儿，而且只到最贫苦的小屋里去；而富有的人家呢，当然，不单面包，就是牛奶和蜂蜜以至于钱，都十分充足。在这寂静的夏天的黄昏，有什么事情使乾谷村的居民这样惊扰不安？为什么女人们都聚在一家最有钱的农家，这样热烈地谈论着，以至全村的孩子听见她们的喧嚷声都跑来了？从七八岁的小女孩一直到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穿着蓝裙子和灰上衣，光着脚，包着红头巾，头巾下面露出几绺亚麻色的头发，都靠着篱笆站成一排，两只象泥土一样黑的手叠在肚子上，好奇地睁大着淡蓝色或栗色的眼睛，

落日的余輝映射在她們的眼睛里，閃現出点点的微光。她們盯住那些女人，全神貫注地听着；那些女人呢，一刻也不安靜，揮動着手，叫喊着。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圍在那些女人四周，却不象緊貼在籬笆上的女孩子們那樣安靜地站着。他們晒得漆黑，淺色的頭髮亂蓬蓬地豎起，全都赤着腳，穿着灰麻布的襯衫和褲子，在他們的母親和嬸嬸們中間鑽來鑽去，抬起頭，開心而大胆地細看着她們的臉色，學着女人們大发脾氣大吵大嚷的樣子，裝腔作勢地在胡鬧。年紀大些的男孩子拉住女人們的圍裙，糾纏着，扰乱她們的談話。有一個大約四歲的孩子，穿着長得拖到腳跟的襯衫，肚子凸出，兩頰黃腫，一只手指插進流着口水的嘴里，淺藍色的眼睛一霎也不霎地呆望着他的母親，嗚嗚咽咽地拖長了聲音哼着：

“爹——爹！”

小屋近旁聚集着女人和孩子們，小屋外狹窄的院子里也是鬧哄哄的，不過聲音沒有那麼响：聚在這里的都是庄稼人，他們話說得比較少，聲音也低些。其中有一個人把一大塊大木頭放在馬房門口，蹲下來把它劈成細柴片。他低着頭，彎着腰，干得那麼專心，好象在舉行一個非常重要而莊嚴的典禮。這個人雖然年紀不小了，而且稍微瘦一點，可是很結實、很有精神。他是乾谷村最富裕、最聰明的當家人之一，這小屋的主人彼得·久爾濟。靠近他站着他兩個兒子，雖然都還年輕，但已經長成小伙子了。他們後面是彼得的堂兄弟，可跟彼得一點也不象；他叫斯帖范·久爾濟，村里的人都管他叫斯帖潘。他在看着彼得劈柴片。他那過早衰老的臉上有許多皺紋，好象燒焦了一樣，臉上呆板板地露出憂郁的神情。再遠點站着

施芒·久尔济，是个虚弱的庄稼人，一副可怜相，他吐一口气，就发出强烈的伏特加酒气。大概就因为喝酒的原故，他的眼白中满是血丝，发黄的两颊深陷下去；多半也正因为这个原故，才使他穷得光着脚，穿着破衬衫，别人这时却穿着家织呢子做的结实的长外套和虽然粗糙却很耐久的皮靴。除了这五个姓久尔济的人外，院子里还聚集着老老少少十五个庄稼人；他们有的激动得厉害些，有的好些，但看上去都对彼得·久尔济正在干的活儿非常感觉兴趣：他们十分好奇地注视他每一个动作，互相丢眼色，耸着肩膀窃笑，互相交谈，感叹。同时，大门外面，女人们一直在吵吵闹闹，挥着手，拚命想喊得比别人声音高些。有的女人感情过于激动，忽然俯下来在旁边的女人背上或者脸上打上一记；那个女人就急忙转过身来把她推开，自己又哇哇地喊起来，直到喊得上气不接下气，喊出人类的喉咙所能发出的、最高最尖的声调。有一个女人就这样望着院子里，拚命地大喊：

“彼得！喂，彼得！你到底几时完？太阳都快下山了，这会儿田里只该是狗去，不该是人去的了！”

“是该去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该去了！”几个尖锐的声音一齐响应。

“您好意思吗，彼得，还要拖多少时候？”另外一些人附和着说，“嘿，还算是男子汉！女人劈起柴片来恐怕还比你快些……还算是象模象样的当家人！”

彼得·久尔济好象什么也没听见。好象他们不是在对他说说话一样，连头也不抬一抬，嘴唇也不动一动。他仍然砍着木头，劈成细柴片，虔诚、郑重，仿佛在举行什么神圣的仪式——

看起来，他馬上还要画十字为自己和柴片祝福呢。在他旁边站着两个小伙子，这时轉过身来对着彼得·久尔济的堂兄弟斯帖潘，一齐問道：

“沒有么？一点也沒有么？”

心神錯亂的斯帖潘皺皺眉头，回答道：

“总归是沒有！只挤出一点点，你就是杀了它，也不会再多了！小娃儿在哭鬧，可是沒有什么东西好喂他……”

“啊——哟——哟！”小伙子們拖长了声音高声惊叫。

“可是从前怎么样的呢？”旁边有人問。

“从前，”庄稼人回答，“从前有时候可以挤一桶还多……”

“你有两头母牛吧？”

“两头。”

“我的母牛也是一样，”虛弱的施芒說，“虽然我只有一头，可是从前有时也可以挤一桶……”

庄稼人們你推我，我推你，向斯帖潘阴郁的面孔膘了一眼。

有人用嘲笑的声調慢慢地說道：

“呵呀，你真倒霉，斯帖潘！現在你家簡直是个地獄，連鬼也怕呢！……”

另一个人粗野地哈哈大笑起来，应声道：

“我昨天听見，她自己在屋子里叫喊，簡直象有鬼附着她……”

“誰？”有个声音問。

“就是罗扎耳卡，斯帖潘的老婆……”

“呵，就是这个凶女人……你家的母夜叉……”人群里有

个人证实說。

斯帖潘头更低了下来，却仍然不出一声。

大門外面傳來跟剛才一样的女人声音，可是更尖銳、更发火了：

“彼得魯克！喂，彼得魯克！你到底几时完？”

男人们哄然大笑起来：

“听，斯帖潘的老婆叫得多厉害，她急着要去捉女妖精了！喂，彼得魯克，快点走吧！不然，这个女人发了脾气，你就得倒霉……你对她没有办法……她会打死你！……”

彼得·久尔济把斧头递给一个儿子，叫他拿到屋里去；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并不是怕斯帖潘的老婆，而是自己的活儿干完了。靠近馬房堆着一大堆干燥的細柴片，它們燒起来該多么旺呵。彼得弯下腰，抱起一把柴片，走出大門。女人们高声大喊地迎接他，孩子们繞成一圈圍住他。女孩子离开篱笆，慢慢地走到他这边来；男孩子象小馬一样繞着他跳跃、踢脚、叫喊。

“滾开！”彼得·久尔济向孩子们怒叫；孩子们紛紛跑散，可是跑不多远就停下来，望着他抱的柴片，好象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見一样。身材瘦长、面孔黝黑的罗扎耳卡，斯帖潘的老婆，率領着别的女人，跳到前面来，两手叉腰，一双火热的黑眼睛盯着彼得，发疯似的狂叫道：

“柴片可是白楊木的？”

“是啊，怎么样？”老彼得輕蔑地、傲慢地回答。

“真的是白楊木的？”

她又很快地、激动地哇哇喊起来。